

談「紅樓夢」的電影和小說

魯稚子

由於紅樓夢電影的競拍，因而形成了打對臺的熱戰。一時之間，前後推出的片子有——

一、紅樓夢（袁秋楓導演，樂蒂、任潔主演）
二、金玉良緣紅樓夢（李翰祥導演，林青霞、張艾嘉主演）

三、新紅樓夢（金漢導演，凌波、周芝明主演）
在這三部片子之中，除了第一部是張舊片之外，後兩部是這次熱戰的主力。它們不僅成為觀眾一個熱門的話題，供給了人們一次比較分析的機會；同時也引動了大眾對於紅樓夢這部文學名著的新興趣和再品

評。

紅樓夢是我國的文學瑰寶。多少年來，一直是電影、話劇和電視劇所注目的題材。很多人滿懷理想，企圖把這部鉅著再現於銀幕或舞臺之上。以電影的拍攝而言，早從默片時期，就有人開始構想籌劃，民國十三年曾邀梅蘭芳主演了「黛玉葬花」。這是張戲曲記錄片，主要是表現梅伶的平劇身段，這可說是最早的紅樓夢電影了。

到了民國十六年，紅樓電影大鬧雙包：程樹仁導演的「紅樓夢」（嚴月嫻、段明珠主演）；任彭年導

演的「新紅樓夢」（陸劍芬、范雪朋主演）相繼推出。前者根據原著改編，後者則以時裝喜劇姿態出現。賈寶玉、林黛玉諸人均西服旗袍、說洋話、上舞廳，要盡了噱頭。但當時却遭到了有識之士的猛力抨擊；民國廿五年有聲電影的時候，又拍了「黛玉葬花」（李雪芳主演）；廿八年拍了「王熙鳳大鬧寧國府」（岳楓導演，顧蘭君主演）；其後又陸續攝製了「紅樓二尤」（楊小仲導演）、「紅樓夢」（卜萬蒼導演，周璇、袁美雲主演）；抗戰勝利不久，還拍過一部「紅樓殘夢」（陶秦編導，白虹，歐陽莎菲主演）。至於最近兩部紅樓的對打，在香港更激起了一股紅樓熱。其中還有引用原著中；寶玉神遊太虛境，以及初試雲雨情；乃至寶玉會秦鐘，得趣饅頭庵等情節，渲染改寫，而拍成了異色的「紅樓春夢」、「新潮紅樓夢」和「紅樓新夢」等片。同時，佳藝電視臺更以連續劇方式，來播出全本紅樓夢。每晚上演一小時，連續演播一百集，完全根據原書編寫，這是最有魄力、也是最忠於曹雪芹作品的一次演出了。

我們且從電影的攝製情形來看：由無聲到有聲，歷經了半個多世紀；每一階段所拍的紅樓，多是從愛

情的故事出發，描寫賈寶玉、林黛玉、薛寶釵三人間的戀愛與婚姻。包括最近的袁、李、金三人所導的片子在內，幾乎大家都跳不出這個窠臼。有的片子雖另行取材，如：「王熙鳳大鬧寧國府」、「紅樓二尤」等。但不管大家如何選材，總只能表現原著中的一部份，却始終無法從電影中窺見紅樓的全貌，說來的確讓人覺得可惜、也覺得遺憾。

我從小喜愛紅樓。每次讀它，都有不同的感受；這些年來，對於有關紅學的論證文章，也多細讀；久而久之，對這部名著難免心存偏愛。這次先後看了三部紅樓夢片，感慨尤多。它們的內容、題材、人物，都大同小異，全是脫胎自越劇的紅樓夢。只表現了原書男女主角的愛情部份而已。

電影為什麼不能拍出紅樓的全貌？我們看「飄」的小說和拍成電影後的「亂世佳人」；再看托爾斯泰的「戰爭與和平」及由蘇俄拍成的電影，不僅原作的情節、思想、場面、氣勢，都能生動有力的表達出來，同時還可說是「盡得原著的精髓」，不像我們的紅樓電影，看來總使人若有所「失」。

這種若有所失的感覺，主要是因為紅樓夢原書，

浩瀚如海，寶藏無數，你再如何費力的去打撈，也終是無法把寶物全數撈光。所以大家只撈到了一點，就用爲素材、編成劇本、拍了起來。例如紅樓原書，在三個男女主角的愛情之外，對於史湘雲也有特別的描寫。她的爽朗明慧，不知爲多少讀者所喜愛，可是電影却把這個重要角色全刪掉了。至於書中另一條主線——描寫賈府的盛衰，也都沒有被電影選用過。當然，並不是電影不容納它們，而是容納不下。

電影在兩個小時的放映裏，它能容納的材料有限；以紅樓內容的浩瀚，電影在取捨之間，自然就會願此失彼；一個熟悉紅樓的讀者，他在看了片子之後，難免就會興起若有所失之感。但我的感慨是：像這樣一部不朽鉅著，電影界如真有心要好好拍，不像這樣「大題小作」，最少要放映三個小時，儘量容納原作的精華、表現出原作的精神，這樣才能達到宏揚文化的目標，也才算是有效利用了我們豐厚的文學財產。

其實，自有紅樓電影以來，沒有一部是被公認爲成功之作的。原本小說和電影的表現技巧就不相同：小說是着重文字描寫的功能，主要是創造一種意趣美的體會，給人以想像趣味的滿足，且以「湘雲醉眠」

爲例，書中是這樣的寫着——

……果見湘雲臥於山石僻處一個石磴子上，業經香夢沈酣，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，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，手中的扇子掉在地下，也半被落花埋了，一羣蜜蜂蝴蝶，鬧嚷嚷的圍着，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，衆人看了又是愛又是笑，忙上前來推喚攙扶，湘雲口內猶作睡語說酒令。（第六十二回）

讀了作者這段文字描寫，立時一個天真嬌媚的少女倩像，就會活躍地浮現出來。她醉臥園中，落花飄滿了一身；蝴蝶在四周翩翩飛舞。我們體味着這一番意趣和情境，在腦海裏組成了一幅圖畫，那是多美！多可人呀！

文學的特質是這樣。電影，則是着重映像表達的功能，創造一股具象美的感覺，給人以實在、生動的力量。所以電影美感的產生，來自事件、動作和連接手法的講求。且以李翰祥導演的紅樓夢，有關「林黛玉焚稿斷癡情、薛寶釵出閨成大禮」一段爲例：一邊是寶玉娶親，喜氣洋洋；一邊是黛玉焚稿，傷魂魂斷。導演運用兩邊交錯跳接的手法，來構成悲喜的對照。

，且採用短鏡頭，再三的往返跳接，用以加強劇力。就是在黛玉悲慟欲絕之時，隱約間，以迎親喜樂來襯底，造成尖銳的衝激，掀動着觀眾的情緒；到寶玉揭開頭蓋，乍見新娘是寶釵，又驚聞黛玉的死訊，於是戲進展到了高潮。

這一段戲是完全依賴動作的表現，在迎親與焚稿之間，已包含了喜與悲的強烈對比，再加上這兩種不同景象的場面，反覆跳現，同時有節奏的運用了一系列的鏡頭組合，來把一個具體的事實，藉着悲劇的感人力量，生動地表達了出來。

從這個例子，我們可以知道，電影的要求，是要有事件、有動作、有戲劇性。紅樓一書中，到了黛玉焚稿，寶釵出閣，對於兒女愛情的發展，已升發到了最頂點，也到達了一個重大的轉變期，此後的情節就回回下降，以迄於終。所以這段情節是最有戲劇性，最感動人，也最適合電影映像的表現。

紅樓夢全書，像這樣富有戲劇性的情節，實在並不多見，多少年來，這部始終為文人士子討論不休的傑作，它應該是純屬於文學的。它講究的是一種情趣、一種境界、一種文字組織的美。要想把它拍成電影

，的確是件非常吃力而不易討好的工作。

再說以紅樓夢這樣的家喻戶曉，書中的人物及情節，早已為一般讀者耳熟能詳，甚至產生了濃厚的感情，因而電影要拍得合乎讀者心目中的景象，且能順應他們內心裏的感情，這是非常困難的。例如林黛玉這位女主角，凡是紅樓的讀者，都留有極深刻的印象，在她初進賈府之時，作者就透過賈寶玉的「細看」，而對她做了這般的描述——

兩鬢似蹙非蹙籠煙眉，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，態生兩靨之愁，嬌襲一身之病。淚光點點，嬌喘微微，閒靜似嬌花照水，行動如弱柳扶風。心較比干多一竅，病如西子勝三分。（第三回）

林黛玉之多愁、多病、多心，雪芹一開始就對她做了詳細的形容；以後又在書中陸續地運用各種方法，諸如她的行動、表情、言談、詩詞；以及別人對她的觀感和批評，來架構成一個栩栩如生的角色型像。這樣的一個人物，大家對她的感情，簡直就像生了根似的。如今在我們看過的三部片子中，分別由樂蒂、張艾嘉、周芝明來飾演林黛玉，大家自然就有了一番比較。三人中以樂蒂的清瘦，較有嬌嬌婷婷的古

典女兒味，其餘二人都和曹雪芹筆下的描寫有一段距離。

紅樓電影之難拍，和其難以討好，這僅是一個小小的例子而已。袁導紅樓夢的舊片，和最近李導及金導的新片，其所以評價不高、感人不深，一方面是有其編導和製作技術上的原因，一方面也可能是受了原著先天上的約束，使他們無法突破，因而大家都擠在一條窄路上，說來真是可惜可嘆。我現在特地把電影和原書，分成三個項目，來做一番探討和評析。

第一、情節方面

原書的佈局非常龐大，它利用兩根主線，來做多頭的交錯進展，因而顯得熱鬧非凡。

它的第一根主線是兒女的愛情。從賈寶玉的圓心出發，重點落在他和黛玉的愛情上，擴大而及於寶釵，再推廣而及於十二金釵的情感表現。

它的第二根主線是賈府的盛衰。在一個封建貴族的大家庭裏，流溢出了他們的情慾糾纏、刻劃出了他們的狐媚爭寵、描繪出了他們的利害相鬥。

在這兩根主線之外，它所展佈的劇情，也兼及賈府以外的人事，諸如尤二姐、尤三姐、柳湘蓮、劉佬

佬、馮紫英、琪官等。這一類人物，雖屬配角，可是他們所分擔的情節，却也相當重要，直接影響到主要角色的安危起伏，幾乎可說是和主幹脈絡相連、氣息相關。

三部電影的情節，都是以第一根主線為依據。從黛玉進府開始，到與寶玉相依相愛；及至寶釵隨母而來，乃展開了金玉良緣之說，微妙地造成了三角愛情的態勢。其中包含了黛玉葬花、賈政訓子、紫鵲試情、賈母議婚、鳳姐獻計、黛玉知情等重要過程，終至迎娶、焚稿、哭靈、出家而告劇終。

由於電影只是把這幾個重要場面，摘錄了出來，再安放在一起，所以三部片子都呈現了一個通病：那就是連接不够嚴密，顯出了瑣碎而割裂的缺失。其中尤以袁導的老片，最為鬆弛；格局之小，根本不知紅樓之有氣派。它完全是靠樂蒂獨力在支撐大局，若單論情節編排，它是最乏善可陳的一部。

李導的紅樓，集載於寶玉和黛玉身上，就連薛寶釵也沒什麼戲可演，他這部片是採重點主義，因而末尾的高潮戲，也就是娶親與焚稿以迄哭靈，寫得特別的長，他把握着感人的戲劇性，在劇本編寫的設計上

，是有其取巧討好之處，但也因為太重點化了，尤其哭靈一場所拖之長，反使觀衆化悲傷而爲滑稽，終於全場爆出了笑聲，成爲李翰祥的敗筆。其實悲劇一定要掌握住適切的氣氛，過和不及均不足取。

金導一片的劇情，安排的比較得宜和合理，編劇陳蝶衣的特點在「周到」二字。他不僅注意到寶釵的戲，就連幾個丫頭，如晴雯、襲人等也都有表現。至於黛玉入府時的冷清、寶釵入府時的豐盛，雖然只是簡單的一筆，却已對照出兩人的境遇，也交待出了兩人的背景。

由於紅樓電影內容的大同小異，所以這片子能從小處着眼，也頗能博得人的好感。

但也因爲這片子的過份「周到」，以致在寶玉娶親，欲揭頭蓋的高潮戲來臨之時，它忽然轉而插入了傻子頭向賈母報喪，稟告黛玉的死訊，於是這插入的一節戲，立刻使場面冷了下來；那隨之而來的揭開蓋巾，發現新娘是寶釵的高潮，也就顯得軟弱無力；連帶的還影響了凌波的表演效果。單就這場戲的演出而言，那林青霞是令人刮目相看的。

其實，傻子頭向賈母報喪，就戲論戲，是屬可有

可無的，因爲觀衆已清楚的看到黛玉死了，電影實在沒有必要，爲了交待賈母知道喪事，而要把可以一氣呵成的高潮，加以割裂。因小失大，這是很可惜的。

在整個高潮戲降臨之前，那就是黛玉聽到了傻子頭洩漏機密，告知寶玉要娶薛姑娘的事。這是一個鉅變，戲因此而上升，步進了頂峯。金導的片中，對此的處理，頗見匠心。他利用海浪沖擊，和天旋地轉的鏡頭，來形容黛玉驚聞此訊之後的心理反應；而李導的片中，則以凝靜的鏡頭，來充實人物凝固了的感情表現。各有特色，但在這三部紅樓片內，都忽略了原著這時的描述，書中不僅對人性有深刻的抒寫，同時對感情也有生動的描繪。黛玉乍聽惡耗，她心裏是昏迷癡癡，身子是恍恍蕩蕩，她竟跑來見寶玉，原書是這樣寫着——

……看見寶玉在那裏坐着，也不起身讓坐，只瞅着嘻嘻傻笑，黛玉自己坐下，却也瞅着寶玉笑，兩個人也不問好，也不說話，也無推讓，只管對着臉傻笑起來，襲人看見這番光景，心裏大不得主意，只是沒法兒，忽然聽着黛玉說道：「寶玉！你爲什麼病了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爲林姑

娘病了！」襲人紫鵲兩個嚇得面目改色，連忙用言語來岔，兩個却又又不答言，仍舊傻笑起來。

……黛玉仍是笑着，隨了往瀟湘館來，離門口不遠，紫鵲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可到了家了！」只這一句話沒說完，只見黛玉身子往前一栽，哇的一聲，一口血直吐出來。（第九十六回）

這一段文字已把林黛玉所受刺激之深，為情癡迷，表現得淋漓盡致，她這時的哀痛是深沉的、悲傷是無淚的、內心是泣血的、精神是失常的。兩人相對的這番情景，是情到極致，默契於心，才能形動於色，而有如此深度而感人肺腑的描寫。實在說來，這不只是一場精彩好戲，同時對演員也提供了一次極為難得的表演。可嘆我們的電影，都把它疏忽掉了。

還有黛玉葬花的場面，也是哀婉動人，情景並茂的骨子好戲。在這方面的佈置經營，袁導和金導二片，拍來相差不多；李導的片子則因景而取勝。這三部影片都算是盡力而為，不過那種生硬枯澀的情形，仍是使人覺得前後情節不够連貫，大有爲了葬花，突然而來這一場之感。原書對於黛玉葬花，在第二十七回中，曾有詳細敘述。說明這日是交芒種節，依照古俗

，要設備各色禮物祭餞花神。這芒種一過，便是夏日了。衆花皆謝，花神退位，須要餞行，所以這日大觀園內裝飾一新，熱鬧非凡，各人都打扮得爭妍鬪豔。先有這樣的背景，黛玉才會在與寶玉的誤解之下，再加上對身世飄零的感觸，而有了「儂今葬花人笑癡，他年葬儂知是誰」的悲吟。

奇怪的是電影竟然不要這個背景，只是硬生生、不問前因後果的，就讓黛玉荷鋤去葬花，金導一片，還算在河邊飄花之時，由對白中略做交待，這已算是很周到了。但原著描寫出了這樣一個美妙而生動的場面，我們的電影竟忍心把它割愛，使得大觀園內花團錦簇的場景，無法具象的呈顯在觀衆的眼前。這對於映像媒體的表達功能，簡直是一項莫大的損失。

這種「場面情節」的損失，不僅是電影的，而且是紅樓夢原書的。現今的電影，就由於它缺少了這種場面，所以看來小家子氣。紅樓賈府的那種泱泱大家之風，在這三部片中，根本無法一見。李翰祥向來以景見長，但其紅樓一片之景，要想和紅樓一書相較，也够使他臉紅心羞的，其他金、袁所導之片，那就更不足談了。

這裏所謂的場面，除了饒花宴之外，最主要的例如：元妃省親、賈母壽誕，這都是大場面，足以代表大家族活動的情節，而且也應是一部正規紅樓夢電影，不能缺少的兩個場面，因為前者表現了維持這個大家族的背景力量，後者則表現了維繫這個大家族的重心所在。到了兩人相繼亡故，這個大家族也就因失去支撐之力，而必然的步上了敗亡之途。

在意義之外，這兩場面，是富麗、熱鬧，充分顯出它的「大」，這也才足以表示貴族大家庭的華貴與尊嚴，透過電影畫面的映現，這才能使人窺見到紅樓的龐然氣勢，我們希望以後再有熱心人士出來拍攝紅樓夢，應當從大製作上着眼，注意到大場面的容納，真正把紅樓的氣概與精神表現出來。

第二、人物方面

紅樓夢一書，人物衆多，根據統計，全書女性角色達二百十三人之多，男性角色也達二百三十五人之衆，合共有四百四十八個人物，的確是龐大而驚人的作品。

在這麼多的人物之中，曹雪芹確具生花妙筆，他把人物塑造得突出生動，尤其是對於一羣可愛少女的

刻劃，她們的優美型像，均躍然紙上，其中最成功的，當然是林黛玉和薛寶釵，因而有很多人受到了影響，把她們兩人看做了一種典型，而來把現實社會的女性，劃分成了「黛玉型」和「寶釵型」。前者着重感性的生活，後者着重幸福的追求。而向來紅樓的讀者，在擁林與擁薛之間，也常有爭執。鄭張三借廬筆談中就說：

「許伯謙孝廉論紅樓夢，尊薛而抑林，以爲林黛玉尖酸，寶釵端重，此直被作者瞞過。夫黛玉尖酸，固也；而天真爛漫，相見以天，寶玉豈有第二知己哉？況黛玉以寶釵之奸，鬱未得志，口頭吐露，事或有之……已卯春，余與伯謙論此書，一言不合，遂相齟齬，幾揮老拳，而毓仙排解之，於是兩人誓不共話紅樓夢。」

這是讀紅樓的趣聞之一，但也由此可以看出這書對人物塑造的成功。「戚本」八十回紅樓夢，書前有戚蓼生的序，他對紅樓主角彫刻的生動，也備致推崇。序中說：「寫寶玉之淫而癡也，而多情善悟不減歷下琅琊；寫黛玉之妬而尖也，而篤愛深憐不啻秦娥石女。」其實，紅樓一書對每個人物，都善盡照顧之責

：從王熙鳳到劉佬佬，甚至於到焦大，以至於到僅出場兩次的傻丫頭，都可見出其性格之明朝，和留給人印象之鮮明。

如果說水滸傳是一部創造男性角色的成功作品，那紅樓夢該是一部創造女性角色的成功作品。可是，在改編後的電影裏，對於人物性格的刻劃，表現得很不理想，甚至於人物關係的交待，也都不够清楚。

且先以賈母爲例，她是最溺愛寶玉的，寶玉也以這位老祖宗做靠山。在影片中，這個角色的份量很輕，描述很少。唯一能够傳達她這個角色使命的一場戲，就是書房護孫，力阻了賈政責子。但僅憑這場戲，是不够强有力的，和原書對賈母的塑造，差的多了，差的遠了。

再說琪官（蔣玉函）這個人物，穿插在電影內，顯得非常曖昧。他的來龍去脈，敍說得含糊不清；完全是爲了要促使賈政責子，而在片中把這人硬生生地拖了出來，這也是李導和金導的一項缺失。原書中當然有很詳盡的鋪述，而且這琪官也只是造成賈政責子的兩個近因之一。

另一個原因是金釧投井，賈環誣告，於是賈政大

怒，這才演出責子的高潮戲來。袁導片中即採用金釧這一因素，編來較爲連貫和合理。但奇怪的是爲什麼這兩項原因不能並用？同時賈環這一人物，也實在是不能或缺的。他是寶玉的異母兄弟，他由妒生恨，處處陷害寶玉。例如第二十五回，他曾「將那一盞油汪汪的蠟燭，向寶玉臉上只一推」，就引出了一場寶玉受傷的戲來。有了這個人物，他可以在紅樓電影中扮演反派的身份，隨時都能够顯露出危機來，他應該是很重要的才對的。

關於三位主角人物，書中多藉着他們對於愛情的態度，而來表現他們的性格，例如寶釵的豁達端莊、深識大體。她在薛姨媽應了寶玉的親事之後，回來告訴了寶釵，並問她是否願意，這時寶釵正色的說：

「媽媽這話說錯了，女孩兒家的事情是父母作主的，如今我父親沒了，媽媽應該作主的，再不然問哥哥，怎麼問起我來？」（第九十五回）寶釵早先因爲有金玉良緣之說，心中難免對寶玉存有兒女間的情愛，表現得最具體的是第三十四回，寶玉被父責打了後，她携藥前來探傷，噙着眼淚，飽含情意，就連她的哥哥薛蟠也說：

——我早知道你的心了，從先媽媽和我說，你這金鎖要揀有玉的才可配，你留了心，見寶玉有那撈什子，你自然如今行動護着他。（第三十四回）

可是，現實的形勢，那就是寶玉和黛玉之戀，這時已是人所公認的了。就連後來出那害死人的「掉包計」的鳳姐，也在第二十五回中，當着寶玉和寶釵的面，對黛玉笑說：「你既吃了我們家的茶，怎麼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兒？」又指着寶玉說：「你瞧瞧！人物兒配不上？門第兒配不上？根基兒、家私兒配不上——那一點兒玷辱你？」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兩人明朗化了的愛情，寶釵就再是有意，以她的爲人，也不會明顯的去「擠入」。

在電影裏，爲了架構一個三角愛情的態勢，所以若隱若現的總把寶釵和黛玉，安放在對立的地位上，用意自然是在加強戲劇的衝突力量。但就原著而言，這樣的改編，頗損及人物的完整性。因爲寶釵不僅做人謹慎；就是她們一家在賈府的地位，也遠不及黛玉親。薛家是賈母媳婦的親戚，而黛玉則是她老人家的外孫女，且在衆所公認，黛玉與寶玉是一對兒的情況

下，聰明的寶釵，又怎會去和她造成對立的形勢？看第五十七回薛姨媽所說的話，就可了解這對母女，那時候的態度和意向，她說：

「——我想你寶兄弟，老太太那樣疼他，他又生得那樣，若要外頭說去，老太太斷不中意，不如把你林妹妹定給他，豈不四角俱全？」

由此可見薛姨媽心目中，也認爲寶、黛是一對佳侶。同時，她們母女對於黛玉，也愛護備至。黛玉曾爲之感動，欲認薛姨媽做娘，且稱寶釵爲姊，自談不到有爲愛情而勾心鬥角，或明爭暗鬥的事。紅樓一書，對兒女之愛的描繪，實際上也不脫天真純情的本色。在淡淡中散發它清新的芳香，這也是它的特色之一。

直到賈母的決定婚姻，一切才算有了驚人的轉變。在這之前，可說是沒有人敢否定寶、黛爲侶的關係。就是當賈母在決定寶玉的婚姻之時，王夫人還說過，最好是趕快把他們兩人的婚事辦了的話（第九十回）。王夫人是寶玉之母，和薛姨媽是姊妹，由她這樣的一位關鍵人物的嘴裏，說出了這般的話來，當可知道那時在客觀上，寶、黛的愛，是如何的被肯定和被

承認。

悲劇的爆發是在賈母的主張。因為只有她是權威，她的決定即可形成悲喜的選擇，我們且看賈母如何來給寶玉選妻。她說：

「林丫頭的乖僻，雖也是他的好處，我的心裏不把林丫頭配他，也是爲這點子；況且林丫頭這樣虛弱，恐不是有壽的，只有寶丫頭最妥。」

(第九十回)

她老人家從性格與體格，也就是身心的健康來爲寶玉擇妻，她這一說，立刻就獲得了王夫人和鳳姐的熱烈贊同。於是悲劇造成，黛玉之愛已經註定沒有結果，寶釵却反而意外的得到了婚姻，她在默許與暗喜之中，從此才開始了和黛玉之間，有着喜和悲的對照性情節的推展。讀原書的這些安排，都是順理成章，且合乎人物性格發展的。在這方面，電影的稍一更動，却使得人物關係及其性格演變，有了扭曲，因而也就缺乏了原作那股婉約、清淡，讓人品味再三的情趣。再就整部書而言，多達數百個人物之衆，要想從電影的立場，如何去繁就簡？去蕪存菁？這都是難事；什麼人物該刪？什麼人物該留？也確是苦了編導。但

如若掛一漏十，本是核心人物（如元春、史湘雲等）或是趣味人物（如劉老老等），該留而不留，當然要引起人們責難和不滿。紅樓夢的改編電影，應當是一項浩大而艱鉅的工程，如果沒有嚴密的思慮和周詳的設計，失誤是無法避免的。

第三、主題方面

紅樓夢一書的主題，是歷來學界人士探研不迭的。究竟這部著名的小說，它是在表現些什麼？

王夢阮和沈瓶庵合著「紅樓夢索隱」一書說：「嘗聞京師故老云：是書全爲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，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也。」俞樾的「小浮梅閒話」則說：「紅樓夢一書，膾炙人口，世傳爲明珠之子而作，明珠之子何人也？余曰明珠之子名成德，字容若，通志堂經解每一種有納蘭成德容若序，即其人也。」王國維在「紅樓夢評論」書中也說：「大抵以賈寶玉爲納蘭性德，其說要非無所本。」

這種說是表現清世祖和董小宛的故事，以及說是大學士明珠之子納蘭性德，表現其一家之事，都曾爲人所批駁。在胡適的「紅樓夢考證」發表之後，紅樓是作者曹雪芹的自敘傳，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書，

這一主張已獲得普遍的接受。曹雪芹在盛衰的人生際遇之中寫下他這一懺情之作，他在石頭記緣起題有一首詩，詩云：

「滿紙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淚。都云作者癡，

誰解其中味？」

這是作者心中的慨嘆，也是他隱含在書中的涵義。他在自述身世和遭遇之餘，我們也可由此窺見一個人生的縮影，因而他的抒情寄性，也就自然而然的能引發起我們的感觸和共鳴。

另外，也有人認為紅樓夢是表現民族主義的，蔡元培在「石頭記索隱」書中說：「石頭記者，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。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，書中本事，在吊明之亡，揭清之失，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，寓痛惜之意。」潘重規教授在「紅樓夢新解」書內，更竭力做此主張。他說：「我細玩全書，覺得此書確是一位民族主義者的血淚結晶。」他甚至延伸到人物的身上。認為林黛玉是代表明朝，薛寶釵是代表清室，因而他又說：「林薛爭取寶玉，即是明清爭奪政權，林薛之存亡，即是明清的興滅。」他的說法也曾引起人們的爭論。余英時教授就持另一看法，認為紅樓所表

現的是曹雪芹的「漢族認同感」。

其實，作者在書中，也許包含有民族意識的成分在內，但並不是十分顯著的。一般讀者最能體認出來的主題，倒是作者對於封建家庭的抨擊。他透過老僕焦大的怒罵：「那裏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，每日偷雞戲狗，爬灰的爬灰，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——（第七回）」這是何等尖刻的詞句。他又透過外客柳湘蓮的感慨：「你們東府裏，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，只怕貓兒狗兒都不乾淨。」（第六十六回），這又是何等的尖酸。從他們客觀的觀感中，已顯出了一個貴族大家庭的腐化和骯髒。

但不僅如此，作者又透過能幹的探春，由她主觀地表示出她對這個大家族的想法：「可知這樣大族人家，若從外頭殺來，一時是殺不死的，這可是古人說的：『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』，必須先從家裏自殺自滅起來，才能一敗塗地呢！」（第七十四回）探春是賈府中新一代的才俊。她在鳳姐生病之時，曾和李紈代理家務，頗有改革的雄圖。以她這樣的一個新人物，痛心落淚，而發出感言，也可見曹雪芹的用意了。果然，賈府是應了探春之言，它是先從家裏自殺

自滅起來的，看賈門子弟如賈璉、賈珍、賈瑞等人的荒唐淫亂，這個家族焉得不一敗塗地！作者的鋪排及描述，一路循序而進，終於有了查抄寧國府的下場。這一豪門貴族，就此真的敗落了。

封建制度的沒落，是作者所表現的主題之一。在電影中，袁導和金導二片，根本沒有容納這個主題；只有李導片子，利用焦大罵街做開場，再以奉旨抄家為結尾，算是對曹雪芹這一題義，做了呼應，達到點題的目的。不過，因為他片內也欠缺表現這一主題的情節，以致看來也頗覺突然，但總算是盡了心意。

紅樓電影的主題，是放在兒女的愛情上，由黛玉之死，緊連着而為寶玉出家，全以這兩人為重心，表現出了他們純情的悲劇。

在這方面，是和原書的意念相吻合的。雖然書中在黛玉死後，寶玉仍和寶釵結為夫婦，但「若論靈機兒，大不似先」（第九十九回）。他整個人已像脫胎換骨，完全變了一個。也就是說他的形體雖在，精神已去，一方面是由於通靈之失的緣故，一方面也是由於黛玉之失的緣故。他在乍聽黛玉死訊之時，即放聲大哭，倒在床上，做了一場大夢，親自追到陰司泉路

，欲求一見黛玉，至此始知她已歸太虛幻境，無可奈何而醒（第九十八回）。這是加強了純情表達的好戲，電影中雖沒有採用，但小說却因這一段描寫，而加深了人物癡情的份量。

時運不濟，懷才不遇，而寄情風月，終又看破紅塵，回到了空無，這是作者所表現的主題之二。細看全書首尾的情節，正呼應着這一主題的表達。在第一回中，曹雪芹就有了這樣開宗明義的說明——

「却說那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，於大荒山無稽崖，煉成了高十二丈見方二十四丈大的頑石，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，那媧皇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，單剩下一塊未用，棄在青埂峯下，誰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後，靈性已通，自去自來，可大可小，因見衆石俱得補天，獨自己無才，不得入選，遂自怨自愧，日夜悲哀。」

於是，就因為機運不通，無才補天，乃幻形入世，寄跡紅塵，歷經了離合悲歡和興衰際遇。紅樓內容就在這一主題下做了敘述，賈寶玉這一人物因而產生。他最後入場參加科考，終於中舉。使得沒落了賈府，得以重振家門，他以此報答了現實社會的恩澤，

然後就飄然而去，不知所踪。只是有一次賈政在岸邊見到他，光著頭赤着腳，望着賈政拜了四拜，也算是拜謝了父母養育之恩。他便和一僧一道且歌且行，疾走而去。他所唱的歌是——

「我所居兮，青埂之峯；我所遊兮，鴻濛太空。誰與我逝兮，吾誰與從？渺渺茫茫兮，歸彼大荒！」（第一百二十回）

自從幻形入世，到通悟人情，又棄世而去，他來自空無，終又回歸空無，曹雪芹在這一題意的表達上，多少是包涵了一番深沈的哲理的。

已有的紅樓電影，在對原著這番哲理主題的體認和表現上，尚是一片空白。我們多麼地盼望能有一部道地的紅樓夢影片，它在拍取「情感的」戲以外，也能兼顧到作者在飽經了人生世事之後，所鍛煉出來的這一股哲理意味，這也才能顯示出電影作品的深度。

紅樓夢是我國不朽的名著，是我們在文學上值得驕傲的傑作。儘管它並不完全適合拍成電影，但如果一定要把它拍成片子，我們再一次熱烈的期望，要有大的魄力，大的預算，把它攝製成一部真正的大片，完整地表達出紅樓夢的文學精神和它的價值來。

●東壁圖書府●西園翰墨林●

東府的邀請

▲東府以最大的熱誠向您邀稿。

▲東府是最尊重學識的出版社之一。

▲我們有懂得您的著作，也重視您的著作的編輯者。

▲如果您有好的作品，請交給我們出版。

▲下列這三類稿子是我們須要的：(一)近代史料、人物，(二)傳記小說，(三)家庭生活、衛生保健。

▲請來信和我們聯絡，讓東府有為您服務的機會。

東府出版社

臺北市北安路六〇八巷二弄六之一號

東府新書•郵購九折
韓案論戰 54元
排克阿瑟 50元
麥特務川島芳子 36元
女 郵撥：104726號